

求真与研究

□ 韦地

科研的目的是求真。陈景润、居里夫人等中外著名科学家的生动事例,至今印在我们心头。

但是,那种扎扎实实的科研精神和态度似乎正在不断受到冲击。比如,近期中国农业大学李姓教授骗取国家2000万元经费等科研作弊事件,就是其中一例。

当然,这不代表中国学术研究的全部。可是,“一叶知秋”“见微知著”,屡屡不绝甚至愈演愈烈的科研作弊事件,不禁使我们叩问:这样的科研还是科研?这样的科研还有多少求真的踪迹?向来讲究诚信的科研,一直恪守“严谨”“尊重事实”“来不得半点虚假”“研究真问题”等懿德的科研,怎么与“骗”“假”共生?

事实上,科研现状已相当严峻:

——做科研,讲究拉关系,走捷径,潜规则;

——研究者孜孜在意的是论文专著的发表,课题的结项,而对完成的研究项目之中有多少真发现,有多少真灼见,似乎总不那么上心在意。

——科研变成垫脚石,沦为一些人满足晋升职称甚至敛财聚宝或加官晋爵的工具。

——即使刊发的论文研究成果,其质量也不容乐观。统计显示,我国每篇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平均6.92次,而世界平均值为10.69次。

——“与巨额投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我国真正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和大师级的科学家鲜有出现,每年投入如此之多的科研经费,却没有培育出真正意义上的领先科技企业,也没有几款被世界公认的科技产品!”

更严重的结果是它还败坏了国家学术风气,让国家科教兴国、科技创新之路的艰难前行;甚至还毒害了学术青年,给学术后代树立了坏的样例。

而引发这病态现实的实质,当下科研德行特别是求真精神崩落是重要原因。

由此,我想到了国外的两个案例。一是经济学研究。研究者绞尽脑汁成功设计了“最后通

牒”实验,以峰值5.5对4.5的比例,成功地驳倒了人的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,并由此奠定了实验经济学的根基。二是伦理学研究。科尔伯格通过精心设计海因茨为救患病妻子而偷窃的两难实验,令人信服地划分出了三个阶段六个道德水平的道德发展理论。

同是科研,美国同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,其背后固然有研究思想、方法的优势,但百折不挠的探索求“真”的精神,是重要的原因之一。

事实上,求真精神至关重要。优秀的研究正是得益于对“真”的探求的孜孜以求,才让创新因此“绝处逢生”“柳暗花明”;成功的研究也正是因为对“真”的探索的百折不挠,支持着研究者对科研一往情深,即使下“苦功夫、死功夫”,也乐此不疲。科学史也以无数生动的事实雄辩地告诉了我们学术研究这样的逻辑。

实际上,当下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,为学术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和空间。如果学术研究不抓住这一机遇,有所作为,提升水平,提升能力,为中国创新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,而继续这样一直如此没有“利头”,让人难抱希望,那么国家每年高达8000亿多元(以20%速度增长)的经费投入,说实在的,倒不如实实在在地把它们用以资助社会广大低收入人群,要知道,至少在中西部甚至一线城市的北上广深,也还有大批低收入人群,在西部还有很多学生午餐苦等社会接济。

特别是我国研究整体水平有待提升,后续有追赶冒尖的紧迫压力,跻身世界之中的中国经济科技,也亟需强大的科研支撑,在此背景下,如果科研没有精益求精的刻苦求真精神,研究出领先世界的科技,仅靠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中国创新,不仅有负国民的期待,可能也有失研究的本份。

可是,在中国学生数越来越多,校园越办越大的大学中,这种研究精神覆盖有多少,弥漫在哪里,值得深思!